

一 法网恢恢

炎热的夏日终于过去了，深秋已经来临。蔚蓝色的天空上，几朵洁白的云彩和清爽的秋风嬉戏着飘向天际，空旷的蓝天显得更加高深清澈，宛若一湾碧水。

然而深秋的郊外，并不十分安谧。

这是一条通往国际机场的柏油公路，路两边白杨参天，法国梧桐遮日，犹如一把把彩色的凉伞，给行人筑起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。马路上，各式各样豪华型小轿车川流不息，鱼贯而行。一辆浅灰色流线型日本皇冠“的士”，在这穿织如梭的车流中飞快奔驰，左拐右闪，不断地超越一辆又一辆轿车。

车内后排椅上，坐着一位颇有派头的中年客人，面戴一副24K金丝眼镜，油黑的秀发高高地向后梳着，散发着一阵阵浓郁的高级头油的芬芳。墨绿色花格衬衣扎在高级巴拿马裤子里，凸形的小腹向外挺的十分明显。手腕上一只精美的菱形石英金壳手表，闪闪发光，与夹着“555”牌高级香烟的手指上的金戒指相得益彰。一副十足的港商打扮。他瞟了一眼自己身边的棕色高级手提箱，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，用不太地道的广东普通话说说：“先生，请吸烟。”

“谢谢。”司机无暇吸烟，他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，超越

着各处车辆。

“先生，不用着急，飞机离起飞还有二十多分钟。”客人看了看手腕上的金表，又望了望窗外，尽管神情很焦急，但却违心地安慰司机。

听话听声，司机苦笑了一下。他心里很明白，现在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，可在海关检票，查票，办理行李，光这些如果顺利的话也得十多分钟。这不明明在催促自己吗？但客人却以安慰的口气说出来。司机不禁笑了，心里说：“这些做买卖的人，就是会说话。”一脚把油门踩到底。

一辆辆行驶中的车辆被抛在后面。望着这一幕幕惊险的错车情景，客人笑了，笑得那么得意，手却紧紧抓住身边的手提箱。

皇冠在司机娴熟的驾驶下，驶进了没有牌照的院子里，在一块绿色的草坪上停下来。

“先生，因机场是军民联航，车子只能停在这里。您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司机笑着对客人说。

客人满意地冲司机点点头，打开车门走下来，望着湛蓝的天空长叹一声。看到人们已开始登机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顺手递给司机两张拾元的人民币，提起手提箱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

司机向客人找出零钱时，这才发现客人已经走了。他拔腿向客人追去，刚追了几步，机场上空便响起女播音员清脆悦耳的声音：“各位先生、女士们，到香港的班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旅客们抓紧时间检票……”接着，女播音员又用熟练的英语重复了一遍。随着女播音员的声音，通往候机室的门慢慢地关闭了，司机望着眼前的这副情景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“司机同志，请问您车上的那位客人呢？”

司机吓了一跳，寻声回头一看，只见两名全副武装的民警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。他被这突出其来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请您告诉我，司机同志，您刚才那位乘客到哪里去了？”一位民警对司机说。

司机猛然醒悟，连声说着：“好好，凡是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。”

民警点点头。

“他去候机室了。”司机指着候机室的方向。

检票口熙熙攘攘，人们按顺序通过检票口，走向停在绿色草坪的“747”坐机。此时，747 机组人员已做好起飞的准备工作，只等起飞时间到来。

在机场控制室，民警找到了公安局长徐颌，向他汇报前一段工作。徐颌一边听着，两眼却一动不动地盯着监视器，在杂乱的人群里寻找自己的目标。

再有五分钟，航班就要停止检票，民警的眼睛里放出焦灼的目光。

徐颌回头对两位助手淡淡一笑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地来。我们等了他三年多了，几分钟就等不及了吗？”

“局长，这家伙十分狡猾，会不会临时改变外逃路线？”

“只要他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，就跑不掉他。”徐颌正说着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在荧光屏上一闪，然后又消逝在人群里。“走，到外面看看。”徐颌冲两位助手点点头，右手伸向口袋，按动了无线电传话器。神秘的信号迅即发射到机场的另一头。

两位民警迷惑不解地看着局长，什么也说不出，只得跟在徐颀后面，向候机室走去。

透过候机室明亮的大玻璃，两位民警一眼认出了走在乘客中的猎物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田家魁！”

徐颀说：“这家伙真是条老狐狸，差点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走。”

“局长，快点行动吧。”

徐颀从口袋里掏出袖珍对讲机，拉出天线，喊道：“08，08，01 向你呼叫。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
“08 听到了。”对讲机里传来回声。“一切按原计划执行。”

“08 明白。”

徐颀对两位助手说：“你们注意周围的情况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。”

“是！”两位助手转身走了。徐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副变色镜戴在鼻梁上，独自一人离开候机大厅。

这是最后一道检票手续。乘客们大部分已经登机，只有最后几位乘客，在候机室停止检票后的时候，才向班机走来。

“先生，您的机票有问题，请您到这边来。”

一位工作人员看着港商的飞机票，对他礼貌地说。

“同志，你弄错了吧。我买的联航票，这儿还有市委书记的指示。”

“乘坐飞机以票为凭证，任何人的签字无效。”工作人员不卑不亢地回敬了他一句。

“同志，我有急事，请你仔细再看一看。”

“看什么呀，田总经理？”

“徐……徐局长？！”

徐颀笑着说：“记忆不坏，还没有忘了我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，”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徐颀，田家魁十分惊慌，闪念之际又镇静下来，说：“徐局长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确给你添了些麻烦，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，但我已向市委做了深刻检查，已经得到市委领导的宽容。今天，我是经市委同意，代表‘东方龙华实业公司’到日本做生意，如果不能如期到达耽误谈判，这后果……”田家魁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变色镜，继续说：“我想徐局长会清楚的。另外，徐局长也不会因个人恩怨来阻止我这不属于我个人的使命吧？”田家魁说完，发出两声狡诈的狞笑，这笑声中包含着嘲弄。

徐颀没有说话，用一双忿怒的眼睛盯着田家魁的面孔。

田家魁一怔，挑衅般地打开手提箱，拿出一张铅印的介绍信，递在徐颀面前。

“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田总经理倒真是位杰出的演员，戏演得太逼真了。”徐颀抬手接过介绍信，冷冷一笑，三把两把将信撕了个粉碎，然后一揉便扔进卫生箱里。

“你……”田家魁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“田总经理。”徐颀用蔑视的口气说：“我这里也有一封信，不妨你看一看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，在田家魁面前晃动着。

田家魁顿时面如土色，神经质地伸手把介绍信夺到手，气急败坏地撕了个粉碎，然后也用力扔进卫生箱里，像一头发疯的雄狮，他浑身喘动着，目光凶狠地盯着徐颀。

“田总经理，何必这样大动肝火？信还不是人写的吗？需要的话，还可以多送你几张。”徐颀不紧不慢地说。

田家魁明白了，自己撕毁的只不过是一张复印件。顿时，他像一只被斗败的公鸡，低下头去。

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”徐颖说着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递到田家魁面前：“签字吧。”

田家魁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面前的逮捕证，又用余光扫视一下站在自己左右的岳志安和曲直，冷不防将手伸进裤兜。

岳志安迅速地用有力的大手，牢牢地抓住田家魁的左手，扭到背后。曲直顺势取下田家魁的手提箱。

徐颖笑了，冲岳志安和曲直挥挥手，岳志安放开田家魁。

“难道这是你们需要的东西？”田家魁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气体打火机，另一只手伸向右边的裤兜。

徐颖手疾眼快，一把抓住田家魁的右手，曲直飞快地从田家魁的裤兜里掏出另一只气体打火机。

“我想这一只会有用的。”徐颖说完，接过曲直手里的气体打火机，放掉里面的燃烧液，然后推动猫眼开关，叭地一声响，一卷微型胶卷跳了出来，落在他的手心里。

田家魁见罪证已落在徐颖的手里，目光变得痴呆。

许多外国游客涌出机舱，他们不停地交头接耳，议论着什么。有的用手里的照像机照下了这组镜头。

这时 747 一声轰鸣，缓缓向跑道滑去，越来越快，瞬间，机头一翘，直奔蓝天而去。

田家魁失望了，绝望了，长叹一声：“没想到，会败在你的手下！”

“是败在人民的手下！”徐颖异常严肃地加以纠正。

坐在囚车里，听着警报器的怪叫声，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树木花草，来时风度翩翩的田家魁，此时却像一只霜打的黄

瓜，神情恹恹。隐藏在多年的幻想，今朝被彻底粉碎了。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呢？他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将面临着法律无情的审判。但他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番景像：

“卖报！卖报！中共当局随意乱捕乱抓公民。红色大陆公民人身无有保障……”

田家魁兴奋了，眼前又闪出几年前的那一幕……

二 步入深渊

樱花盛开的季节，田家魁乘国际航班来到日本首都东京。此次东京之行，目的是来洽谈贸易。原来，日本一家外国公司，借大陆“搞活经济，对外开放”之机，与我国做一笔数额较大的生意。但他们不履行合同规定，从中做了手脚，以次充好，大部分产品不合格，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。我方对此要求索赔，为田家魁提供了首次东京之行的机会。

田家魁当时是我外贸部门的一名科长，他天资聪明，能说会道，在多次与外商洽谈贸易中，显示了他经商的才华，颇受上级赏识，因而作为索赔的首要人选被派往日本。

谈判中，对方拿出大量的伪造证据，否认产品质量问题。田家魁寸步不让，也拿出大量事实，证明产品确实存在大量次品，同时又对产品进行各种检验。在足够的事实面前，对方退却了，但不认输，缄口不谈索赔之事，致使谈判陷入僵局。谈判休息期间，对方又暗中给田家魁送去彩电、冰箱及现金等物，企图收买他，但被田家魁统统送回并斥责对方：不应用这种手段缓解谈判。

此时，谈判的形势于我方很有益，如果田家魁连连进攻，会胜利在握的，然而他却放弃这有利时机，竟要去寻找他的

日本养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田家魁一家均被日军杀害，唯独他却躲过一死。年仅三岁的他，被一位善良的日本妇女收养，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六年。日本投降后，养母回国去了。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但是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都在想念自己的养母。他想利用休息的机会，通过有关部门帮助自己寻找日本妈妈。

樱花盛开的季节，是日本岛国最美的季节。樱花沁人心脾的芬芳，在微风中飘荡，整个东京，整个日本变成花的世界，芬芳的海洋。身在异国的田家魁，漫步在东京，领略着他乡风光，想着谈判取得的节节胜利，心被陶醉了。

突然，身边走路的一个日本少女，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不远处一辆丰田轿车迎面而来。田家魁抢前先行一步，把日本少女抓在手里，拉在怀里。轿车擦着两人衣服而过，近旁的几位日本妇人吓得惊叫起来。

由于惊吓的缘故，少女昏倒在田家魁的怀里。过路的行人围拢上来，互相称颂田家魁，但只能听懂简单的几句日语的田家魁，无法用语言与他们交流，只是用微笑回答他们。一位日本老人指着少女胸牌，冲田家魁打着手势说着什么。田家魁明白了，少女衣服上的胸牌正是她家的地址。好事做到底，田家魁拦住一辆出租汽车，在老人的帮助下，送她回家。

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郊区一座高级别墅。院子里樱花盛开，芬芳四溢，绿色的草坪修得整齐如一，勤劳的蜜蜂在院子里不停地飞来飞去，使别墅显得更加幽静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少女在田家魁的怀里醒了，两只水灵灵的丹凤眼望着救命恩人，好像想起什么来似的，坐起来，下了车，冲田家魁深深一鞠躬，嘴里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日本话。田家魁尽管

没有完全懂，但从少女的表情上来看，他知道是在感激自己的救命之恩。他挥挥手表示是应该的，回身要乘车回宾馆，少女却上前紧紧地拉住他，冲汽车司机说了几句什么。司机钱也没要，把车开跑了。

田家魁一时没了主意，只得冲少女指指自己的胸牌，用不连贯的日语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。

少女听了后，冲田家魁妩媚地一笑，两个深深的酒窝出现在面颊上，显得更加美丽。田家魁心一动，痴痴地看着她。少女不由分说，拉着田家魁向别墅走去。

进了别墅后，田家魁惊呆了，别墅是地道的中式装饰，正面是一张做工考究的八仙桌，后面条几上摆放着几件中国古代陶器。田家魁一眼看出陶器的历史价值，尤其是那件黑糊糊的土陶罐，虽说不上美观，但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龙山文化。条几上面挂着一幅七尺中堂，一只凶恶的猛虎龇牙咧嘴顺山而下，中堂的左上方题着四个醒目的大字：秋山虎啸。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虎居深山呈威豪；下联是：天涯无际我为王。这一切深深地印进田家魁的眼帘，不由得使他上下左右打量起来。这墙上挂的，屋里摆的，就连地上铺的地毯也是中国货！他仿佛进了一家中国仿古宾馆。

“田先生，请坐。”少女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开口了。

田家魁又是一惊，心里问自己：“这少女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少女把田家魁让在沙发上，然后又问：“田先生，你喝点什么？咖啡？还是中国的龙井或乌龙茶？”

“谢谢，随便来点什么都行。”

“那就来一杯金奖白兰地吧。”少女说着用十分轻巧的动

作，给田家魁斟了一杯，迈着舞蹈般的脚步来到他面前，冲他迷人地一笑，放下酒杯，说了声：“请稍候。”然后轻风般地跑上楼去。

田家魁端起酒杯，呷了一口，慢慢地品着美酒的味道，心里琢磨着：这个美貌热情的少女到底是中国人，还是日本人呢？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墙上挂着一把琵琶。琵琶？！养母在中国的时候学了一手琵琶，自己小的时候，不是经常坐在她的身边聆听她弹奏吗？

一阵轻盈的脚步声，打断了田家魁的冥想，他扭头看到少女从楼上下来，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少女身着一件洁白的超短裙，将整个修长的身影女性特有的轮廓，全部勾画出来。犹如天仙下凡，田家魁看后神魂飘荡，不知所措了。

少女来到田家魁面前，冲他又是一个迷人的微笑，甜甜地说：“田先生，蒙您救命之恩，小女不知如何表示谢意，请田先生多多海涵。”说着，她把一个小红包放在田家魁面前。

“不不。”田家魁连忙摆手说：“我救你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“请不要客气。”少女拿起红包递了过去。

田家魁抬手去推，碰到少女柔软细长的手指，像触电一样，他迅速地把手抽了回来。

少女咯咯笑起来，冲田家魁说：“怪不得我母亲说，中国是孔夫子的故乡，人人都像老夫子一样守旧，男女授受不亲。百闻不如一见，的确如此。”

田家魁被说的脸上发烧，解释说：“那是过去，现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，人人平等。”

“虽说那是过去，但我的脑子里还装着母亲给我介绍的中国大陆的状况。”

“你母亲到过中国？”

“我母亲生在中国，那把琵琶就是我母亲从中国带来的。”少女指着琵琶说。

田家魁看着墙上挂着的琵琶，陷入沉思。三十多年前养母弹琵琶的情景又在脑海中出现，尤其是那首十面埋伏，在养母手指下弹出来，更是生龙活现，犹如万马奔腾，好一幅两军厮杀的情景。

少女见田家魁注视琵琶，走过去把它摘下来，拿在手里，说：“如果田先生喜欢，小女献丑了。”

当少女弹出第一个音符时，田家魁心里一震：十面埋伏！两眼紧紧地盯着少女的手指，听着她弹出的每一个音符。渐渐地，少女的手指变成母亲的手指，当年那种激昂奔放的气魄，如今变得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恨。一种田家魁也说不清楚的感情油然而生，占据了他整个心身。

一曲终了，少女抬起头，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对田家魁说：“我母亲生前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能够再回到中国去，看一看养育过她的地方，找到离别多年的养子，我那位中国哥哥。”

“你有位中国亲人？”田家魁不由脱口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少女说：“在日军侵华战争中，我母亲收养了一位中国儿童，战败归国时，日本政府不同意带他回国。母亲只得忍痛割爱，把孩子交给中国政府。为这件事，母亲后悔了一生，每当想起他，总是用琵琶抒发自己的幽怨。我母亲爱中国，爱中国的山山水水，爱中国善良的人民。她一句一句地教我学华语，并希望有一天我能到中国去，去找我的哥哥。”

“你母亲回国后是怎样生活的？”田家魁又问。

“唉。”少女叹了一口气，用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水说：“母亲回国后，十分想念中国儿子，多次到有关部门要求去中国，但被他们当做精神病，强行关在疯人院里住了五年。出院后，母亲的身体已遭受了严重的摧残。为了使母亲的身体早日得到康复，心灵得到安慰，父亲花了所有的积蓄买了这幢最好的别墅，装修成中式庭院。哪知母亲终日想念儿子，忧郁成疾，临死前还喊着他的名字。”少女说着，泪水扑籁籁掉下来。

田家魁猛然间感到少女身上具有养母的某些相似的特征，急促地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中国哥哥有日本名字吗？”

少女点点头说：“有，叫片山太郎。”

田家魁一把抓住少女的手说：“小妹，我就是你的中国哥哥，片山太郎。”

少女吃惊地看着田家魁，稍停片刻，猛然抽回双手摆头说：“不，你不是我哥哥！你是中共官员，是来日本谈判的！”

“不，小妹，我是太郎。”田家魁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三十年前与养母分别时照的合影。

少女一看到发黄的照片，一头扎在田家魁怀里，放声大哭：“哥哥，妈妈想你想得太苦了……”

田家魁一边安慰她，一边用手帕擦去她脸上的泪水。

少女双手勾着田家魁的脖子，把脸贴在田家魁的面颊上，抽泣地说：“妈妈死后，爸爸也死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别提多孤单了！每当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都想起你这位未见面的中国哥哥，希望你能回来跟我做伴，驱走我身边的孤单，母亲在天之灵也会高兴……”

难道命运的安排就这么巧合？田家魁没有冷静地去思索

一下这巧合的幕后会引来什么文章，他紧紧地搂着突然降临的日本妹妹，沉醉在相会的幸福之中。

“哥哥，今天咱们兄妹相遇，是件大喜事，应该庆祝一番。”少女从田家魁怀里挣脱出来，走到话机旁，抓起电话，顺手拨了一个号码，对话筒说了几句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田家魁开门一看，是两个饭店伙计抬来一个大食盒。兄妹两人把他们领到餐厅，摆好饭菜。

少女问田家魁：“哥哥，你喝中国的茅台，还是喝日本的大香槟？”

“随便喝点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那就尝尝法国葡萄酒吧。”

“可以。”田家魁看着这位天仙般的日本妹妹，高兴地说。

田家魁一边喝着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身世，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，不醒人事。醒来时已是次日黎明。他这才看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少女的身边，手还搭在少女雪白的乳房上……

少女醒了，她睁大眼睛看了看躲开她的田家魁，抿嘴一笑，上前又揽住他。

她是妓女？田家魁浑身抖动起来。他想起自己的日本养母就是作为军妓送到中国的，而且养母被日本军人蹂躏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难道这位来路不明的妹妹也是……他不敢想下去，他推开充满肉感的她，起身下了床……

谈判的时间到了，田家魁衣冠楚楚地夹着大皮包走进谈判室。对方一个代表叫住他，递过一个信封说：“田先生，这是你的东西。”

田家魁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照片一看，脸色顿时变得十分



苍白，早上在席梦思床上的情景再现在眼前。

“如果田先生感兴趣的话，我还可以赠送一盒录像带，比照片更生动更具体了。”对方代表的口吻明显带着要挟。

上当了！受骗了！田家魁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对方代表又开口了：“田先生，我们佩服你的为人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公司根本不是什么实业公司，只不过以它为幌子，从事某种神圣的工作。因为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是统治世界的剑柄，想必田先生会理解我们的。”

“卑鄙！”田家魁忿忿地骂了一句，挺胸走进谈判室。手里那迭照片顺势塞进口袋。

谈判途中，田家魁借口身体欠佳退出谈判，回到宾馆。进门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，他大吃一惊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私进我的房间？”

“田先生，这种不友好的口气是有失你身份的，因为我们印象中的田先生，可是位文质彬彬，不动肝火的人。”

田家魁被来人不软不硬的话噎住了，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反击对方。

“田先生。”来说：“请你不要吃惊，我是来跟你谈判的，也是来挽救你的，你应该表示欢迎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田家魁嘴上说着，心里却怦怦乱跳。

“田先生是聪明的，我想你会明白的。”那人说完，伸手按了一下遥控电视的操纵仪，三十吋巨大的彩色电视屏幕上，立刻显出田家魁舍身救少女的画面。然而这并不是来者的目的所在，当录像带播到别墅里那些不堪入目的丑陋的动作时，他竟做了定格处理，还说：“真让人消魂呀，田先生！”

田家魁一边看，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脑门上的汗。他心里暗恨自己怎么这样蠢，让人家把自己一点不漏地拍下来！更恨自己忘了出国前领导的一番嘱咐。

“田先生，”那人关闭电视，问道，“有何感想？”

田家魁低头不语。

“这毫不奇怪。贵国有句俗话：到嘴边的肥肉岂能不吃。像这样的绝世美人，就是修炼百年的高僧也不会放过的，何况田先生还是血肉之躯。”

田家魁坐在沙发上，点了一支香烟，沉思着。

“田先生，”那人又开口了，“鄙人只是中间人而已，不想多管闲事，只是不愿看着你被他们毁掉罢了。”

“他们？”田家魁疑惑不解。

“对，他们对你很感兴趣。”那人直言不讳，“但是如果你不同意合作，他们会把这盘录像带邮给你的顶头上司，你的下场就可想而知。”那人把一个写好地址的长方型邮包推到田家魁面前，又说：“再者他们还可以把这精彩的床上游戏的录像带，拿到各国的黑市上销售，现在的青年人最喜欢这样的镜头。”

田家魁思想上的防线彻底崩溃了，他把手里的香烟狠狠地扔在地板上，说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没有什么条件，只需要办一下手续而已。”那人说完，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张表格。田家魁的手颤抖了，他屈服了。

由于某种原因，谈判意外地获得成功。一个星期后，田家魁带着赔偿协议书回到单位，受到上级表扬，然后调到旅游局负责接待外宾工作……

.....